

关于景颇族历史的调查资料

王叔武 李成洪 调查

王叔武整理

一、远古的历史传说

（一）景颇族的发祥地

据景颇支传说，人类的发祥地在“木砭省腊崩”这座山上。此外，有“弄仁崩”，该山出药草，为人类生存之需；“格几崩”出宝石，为妇女佩带“翠器”的来源；“木砭省腊崩”在“恩弟戛”之东北，中间隔着一条江，现该地已无人居住。

载瓦、喇期二支，有的认为老家在“毛吐阿松崩”，亦即“木砭省腊崩”，仅方言有别，有的则认为“毛吐阿松崩”在“木砭省腊崩”的对面。据喇期支送魂的路线，老家在昆仑山；而载瓦支亦有认为其老家在昆仑山的。一般认为：“木砭省腊崩”在今青藏高原，而喇期、载瓦又追始于昆仑山，昆仑山在青藏高原之北，则景颇族的发祥地在今青藏高原，似有很大可能。

（二）各支的分化

存据盩西砭汤寨喇期支荣家世系和新麻寨载瓦支何家世系比较，其十世以上的祖先名字基本相同。这就说明载瓦和喇期分支，还是在距今二十三代，约575—600年时开始分支的。从语言方面来说，载瓦方言、喇期方言和浪峨方言也基本相同。兹将载瓦、喇期两支世系比较如下（见下页）。

根据莲山景颇支石当排家世系，至今二十七代，其第七代祖作娃省纳之三子木如娃腊还分出浪峨，景颇支称浪峨支为“木如”。也有的认为，浪峨和景颇在“木砭省腊崩”时即已分家了，载瓦、喇期是从浪峨支分出来的。有的又认为，浪峨是从喇期、载瓦支分出来的。总之，景颇、载瓦、喇期、浪峨四支，他们认为是有着共同的祖先，以后才分支出来的。由于传说的来源不同，因而时间有着先后参差罢了。

这里谈到景颇族与阿昌族的关系，据莲山正通砭景颇支孟支排的木郎迷推说，现在户撒、腊撒的阿昌族，是和他们在“瓦烹瓦磨”地方分出来的。“瓦烹瓦磨”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东岸，西北行一日程至“子丕子黑”（载瓦老家），其南为拖角、片马，为

世系	盍西新麻寨载瓦支梅何家世系	盍西喇期支格老家世系	盍西洪汤寨喇期支格老(荣)家世系
1	毛磨陇	毛磨陇	毛母伦
2	磨陇拱	磨陇拱	母伦拱
3	拱陇令	拱麻薄	拱马布
4	令立哦 (其子哦松西分出为景颇支)	薄斯作	(按: 据前世系, 此处疑脱一代)
5	(按: 据后二世系表, 此处当脱二代)	斯作昌	布阿昌
6		昌作彪	昌作彪
7	哦作跌	彪作跌	彪作得
8	跌木雨	跌木雨	得木容
9	木雨匹	木雨匹	木容飘
10	匹必阳 (其子阳陇令分出为喇期支)	匹必阳	飘必央 (取蜜蜂名)
11	必阳端	阳陇令	央伦勒
12	端此令	令鼎此	勒等泽
13	此令咩 (米扬切)	此干约	泽港佑
14	咩撒科	干约久	港佑久
15	科土利	久冲尺	久冲车
16	科令鼎	冲尺约	冲车约
17	令鼎推	约奥鼎	约奥等
18	推鼎帽 (此人后分出浪速)	鼎洛哦	等罗窝
19	帽日诺	哦罗章	窝罗章 (掌印官)
20	诺日浪	章包	章崩
21	浪日晚	包努	崩鲁
22	晚日崩	努应	鲁用
23	崩日陈	应鼎	用登
24	陈日汤 (此时奥拉当来载瓦当官)	鼎劳	登六
25	袍仲	劳崩	六格
26	袍弄	崩昌	格成
27	袍腊	昌更	(按: 据前世系, 此处当脱二代)
28	何相共	更昌	
29	袍腊	昌洛	成六
30	袍忍	洛宗	六宗
31	勒弄	宗崩	宗崩 (迁至砮汤)
32	约应	崩昌	崩昌
33	勒猛	昌应	昌科
34		应昌	科江
35		昌可	江中
36			中少

景颇支孟支排的老家, 四十年前他曾去过一次。根据过去调查载瓦支的来源, 有的认为出自浪峨, 有的认为出自景颇, 以后与阿昌同居, 遂融合一部分阿昌语而成载瓦语。

阿昌语不仅与载瓦语有相同之处，与喇期、浪峨亦多相同。据明天启《滇志》及《四夷馆考》，称茶山、里麻两长官司所居民为“阿昌”，而该地又恰为载瓦、喇期、浪峨的故居。今莲山景颇支称载瓦支及高日排为“阿几”或“阿昌”，汉族亦称载瓦支为“阿昌”，则阿昌族似与景颇族有着密切关系。

（三）分支路线

景颇族自青藏高原分支后，其迁徙至片马、江心坡一带的路线，大体如下：

1. 根据喇期的送魂路线，在片马以上的路线为：

片马、汤董→登埂、六库 曹涧坝→花江 昆仑山（在花江以后，尚有广东 四川 黄河→北京河 阴阳街等地，因系附会略去）。

如此，喇期支自青藏高原分支后，可能顺怒江及澜沧江流域以东的地区至曹涧，又渡澜沧江、怒江而西，经登埂、六库而达片马。

2. 据景颇支的送魂路线研究，其地点多在伊洛瓦底江之西，并追始于“木祕省腊崩”。因之，景颇支自青藏高原分支后，可能是沿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地区进入江心坡的。

3. 根据载瓦支的送魂路线，没有恩梅开江以西的地址，也没有怒江以东的地址。这有两种可能：（1）载瓦支系自青藏高原分支后，沿怒江及伊洛瓦底江分水岭而南下至“子丕子黑”（在片马之西北）；（2）据前所述，载瓦、喇期、浪峨分支时间较晚，他们到了恩梅开江以东地区后，才开始分支，“子丕子黑”地区为载瓦支，故载瓦以“子丕子黑”为其老家，而没有涉及怒江以东的地区。

总之，景颇族自青藏高原分支后，可能景颇支是沿西路迁来江心坡的，而载瓦、喇期、浪峨可能是从东路迁来恩梅开江流域的。

3

二、片马、江心坡时期的历史及生产情况

（一）各支系在片马、江心坡时的分布轮廓

景颇族自青藏高原分支南下至片马、江心坡一带后，根据现在各支系所认为的“老家”地点，可以逆推他们那时的地理分布。

1. 景颇支

“木日”家：认为其老家在孙布拉蚌及以西的玉石厂一带，接近钦族。

勒陀家：认为其“老家”在江心坡一带的罗孔地方。

勒排家：认为其“老家”在江心坡的南部，部分则居罗孔之北的“弄东弄扎”。

孟支排：认为其“老家”在“瓦烹瓦磨”，其他住于伊洛瓦底江的东岸，南部接近喇期支居住的片马、拖各，西北距载瓦支的“老家”“子丕子黑”仅一日程。

恩孔家：认为其“老家”在“干着瓦阳”和“支八慷”一带，其地西为“木日”地

区；南行二日程至罗孔；东行五日程至“木如穹”（其地浪峨所居），再向前五日程又到另一浪峨聚居区，地名“阿杀恩杀夏”（不吃饭的地方）；其北行二日程至怒族居住地；东南为“阿康娃弄”（即江心坡）；西北过迈立开江至“孙光崩”（即孙布拉崩）；东南直下距密支那十日程。

木然家：认为其“老家”在江心坡东北。

据上述景颇支各家追述的“老家”地点，可以推知在片马、江心坡一带时，景颇支的绝大部分均居于恩梅开江以西的地区，仅勒排家的一部如孟支、高日伸入恩梅开江以东的地区。

2. 载瓦支

载瓦支一致认为其老家在“子丕子黑”，其地当在恩梅开江之东，小江流域的北岸。据前所述，其南为“瓦烹瓦磨”，接近喇期聚居区的片马、拖各，东为浪速地，为浪峨聚居区，北近怒族居住区。片马、拖角之南习董、哦穹以下亦为载瓦所居。

3. 喇期支

喇期支认为其“老家”在恩梅开江以东，习董、哦穹以上的片马、拖各一带，即原茶山长官司地。

4. 浪峨支

浪峨支认为其“老家”在拖各、片马以上恩梅开江之东北即所谓“浪速地”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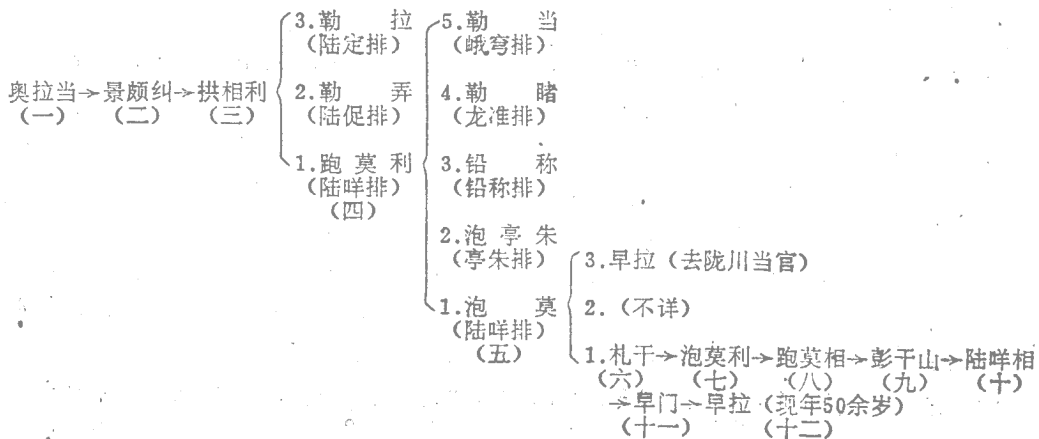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景颇族自青藏高原分支南下至片马、江心坡时，其分布情况，大体为：在恩梅开江以西为景颇支；载瓦、喇期、浪峨三支则居恩梅开江以东，载瓦居其北，喇期在其南，浪峨则在东北部。

（二）各支的融合、发展与分化

景颇族迁来片马、江心坡一带后，由于地域毗邻，也有着一定的融合和分化。

相距今十二——十三代以前，景颇支勒排家的奥拉当开始至载瓦支当官，形成今天载瓦支的山官多为勒排家的情况。兹据莲山支丹山陆咩（米阳切）排山官早拉所谈，列表如次：

载瓦山官勒排姓分支世系表



其他为喃咕排、崩瓦排等，是由陆促等支分出来的。

据说在奥拉当未去载瓦地区当官前，载瓦支以梅河、梅普、梅仗、正康、浪争、正通、角六等姓为最古，他们不是瓦切娃的后代，而是很早以前就有的，他们的老家在“子丕子黑”，他们的官是“春雷”家。至于勒排家为什么到载瓦支当官，则传说不一。一种说法认为：春雷家弟兄九人，个个都想当官，开祭了九个官庙，春天下种时，要在九处举行“纳破”仪式，群众才能进行春耕，因而延误了季节，收成不好，群众不够吃，所以不要他们当官，请来景颇支勒排家奥拉当官。另一种说法认为：他们弟兄九人，个个争着当官，谁也不想做百姓，其父娃坡见儿子们争吵不休，就去景颇支勒排家请来奥拉当官，但九个儿子不服，要与奥拉当比本领，以拉藤箠为验，弟兄九人合拉，藤箠动也不动，而奥拉当一人即将藤箠拉下。从此，奥拉当即在载瓦支当官，该弟兄九人成为百姓，并分为九个姓氏。老大泡屯，老二掌梅，老三搵己，老四搵约，老五梅普，老六梅卡；老七浪曾，老八浪约，老九未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勒排家盆代纠（按：当系奥拉当之曾孙）在罗孔地方，有七个妻子，死时缺牛发丧。前六个妻子的儿子分头去“子丕子黑”找牛。载瓦支的人说：“我们卖的牛没有，只有留着换山官的几条。”诸子答应用牛发丧后，就来帮助载瓦支当山官。以后前六个妻子的儿子都到载瓦支当官，只有第七个妻子“抛抹界”的儿子留在景颇支当官，即石丹排的祖先。

上述三种说法中，从第一种说法可以看出，在奥拉当未去载瓦支当官前，载瓦支的山官统治较厉害，可能各山官之间有着频繁的斗争，因而百姓不满意山官；从第二种说法中可以看出，正当载瓦支山官斗争频繁，百姓生活、生产不安之际，奥拉当来载瓦支当官，其间也经过一番斗争。从上述各支的分布地区看，景颇支勒排家靠近载瓦的分布地区，因而，那时勒排家与载瓦支有着来往，并参加了这次斗争，从而取得山官统治地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景颇支勒排家取得载瓦支山官统治权利以后，他们即成为载瓦支的人了。

除上述景颇支部分与载瓦融合外，部分浪峨支也与景颇支相融合。现在景颇支内有木如姓（景颇支称浪峨支为“木如”），其中张包如，为浪峨支与景颇支杂居，以后即成为景颇支的木如姓。勒陀如，本为勒陀姓，因其祖先将姑娘嫁给木如砢的木如根古都，因亲家来往，会说木如话，别人遂称之为木如，即以木如为姓。从此亦可看出，那时各支系间已有着通婚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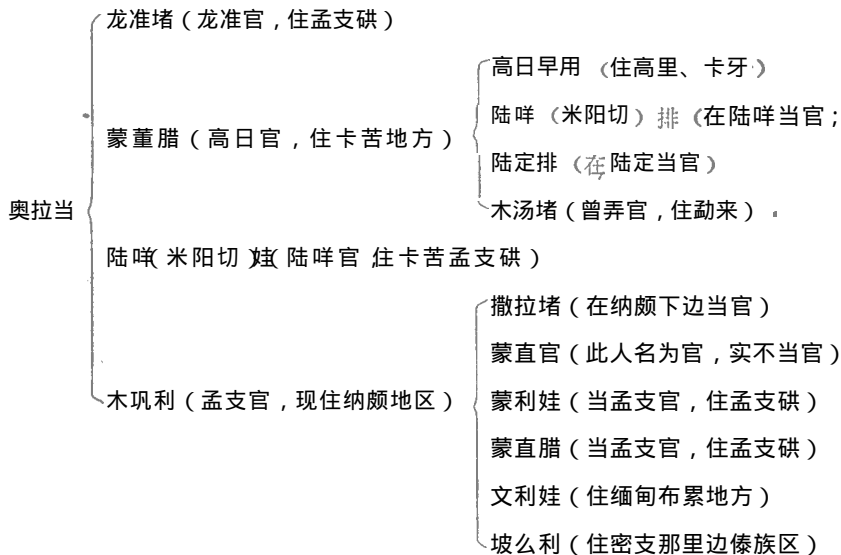
其时，景颇支与喇期支也有过接触，据莲山正通砢木郎迷推说：“木郎”姓在“特拉莱郎”时，称“而样”姓。每年喇期支吃新谷时，均请“而样”家的人去吃，以后他们要喇期支的人当他们的百姓，喇期人不肯，“而样”家即杀了三十多个喇期人。后来“而样”家的“董萨”路过伊洛瓦底江上游藤桥时，喇期人便将藤桥砍断，“董萨”即被淹死。此后喇期人即不再请“而样”家的人了。从这段故事里，亦可看出景颇支与喇期支其时亦有来往了。

各支也有着一定的发展和分化。

景颇支到了瓦切娃时，相传有八个儿子，即：麻干姆（老大）木日娃贡利木干姆（木日家）、麻糯（老二）勒陀娃龙暖（勒陀家）、麻腊（老三）勒排娃排那那（勒排家）、麻都（老四）勒几娃那孔姆（恩孔家）、麻当（老五）木然娃能禅（木然家）、

麻约(老六)永孔娃永典(不详)、麻卡(老七)、卡热娃卡夏(不详)、麻京(老八)阿欲娃比浪(阿欲家,国内已绝嗣)。现在景颇支各姓均由此产生,因此,瓦切娃被认为景颇支各姓的共同祖先。上述各姓由于不断发展,又分出小姓来,如“恩纪恩纳”家原为“木日”家(李姓),所居山生长白菌,该山名“恩纪崩”,遂改姓“恩纪恩纳”(沙姓)。

景颇支勒排家自奥拉当去载瓦支当官后,在景颇支内又分出石当排、高日排和孟直排,在语言上亦有方言的区别,传说石当排是留在景颇支地区当官的。高日排乃是奥拉当哥哥阿旺纠与奥拉当同至载瓦支当官,以后又回到景颇支当官,因学了一些载瓦话,故,现在高日方言比较接近载瓦方言(一说是奥拉当之子)。孟支排亦系由载瓦支中分出去的,故孟支方言中的许多词汇也和载瓦支的词汇相近。当然,语言的发展是群众性的,不因一两个山官的语言而有所影响。景颇支中高日、孟支方言中的若干词汇和载瓦方言的词汇有着较多的相同和相近。这可能有两种原因:(1)景颇支和载瓦多源出一派,因而在景颇支的高日、孟支保存着较多的与载瓦方言相同之处。(2)据前所述,勒排家“老家”的分布地区与载瓦“老家”毗邻,因群众之间交往与融合,因而在语言中也有着相互的影响;但从上述传说中,亦可看出景颇支与载瓦支之间的融合与分化。兹据蓬山正通硃孟支排木郎述推所谈,将排家分支情况列表于后(表中以景颇支的高日、石当与载瓦支的勒排同为奥拉当之后):



如前所述,据孟支排传说,阿昌族是和他们在“瓦烹瓦磨”地方分开的,则阿昌族亦有可能自景颇族分化出来。

(三) 在片马、江心坡时的社会经济情况

1. “支八慷”、“干着瓦阳”等地区(恩孔家)的情况(据蓬山二区龙盆寨卡苦董纳谈,他系从卡苦到此地做生意,留居此地)。

“支八慷”、“干着瓦阳”位于密支那西北约十日程，距孙布拉蚌一日程，是景颇支“恩孔”家的地区。山顶积雪，气候很冷，山下为丘陵地带。村寨建筑在山腰，坡度很陡。全村约600户左右，无水田，只耕种旱地。七年轮耕一次，办法是将树木砍倒烧光，然后用一根木棒戳土点种，不用锄头，不挖地。有水牛、黄牛，无马。牛放养在山上，不养在家里，主人只认地区，不认得牛。主人需要牛时，就纠合一批人到该地区去追捕，办法是挖跌坑。

山官恩孔给郎东，养有900多名奴隶，本人不参加劳动，吃“恩贯”不叫官工，下面没有“纳破”、“纳双”等设置。一般富裕户均养数十个奴隶。奴隶少的人家，主、奴同住在一间房子，内分数十格。奴隶多的人家如给郎东，盖了三栋房子，中间一栋约20多格，主人住；两侧又盖二栋，每栋约30多间，以中间为主房。三栋房子紧联如“川”字形。

奴隶中每20—30人就有一个头子，传达主人交代的任务和督促奴隶生产（也有的由奴主的子女兼任头子）。奴隶除主要为奴主生产外，兼充山官或奴主的兵丁，有事则作战，无事则生产。奴隶可以结婚，女奴可以出嫁，男奴则由主人给娶妻子，所生子女仍为奴隶。百姓可以娶女奴，也可以嫁给男奴，社会舆论不怪。山官之间婚配时，陪送一、二名奴隶，此种奴隶身份较一般奴隶高，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在山官无子嗣时，可以继承山官的财产和政治地位，提为山官，一般奴隶则无此权利。

男女均穿统裙，无花纹。近数十年来，由外地输入一些花布，逐步学会做一些简单的花布统裙。

2. “支八慷”向南步行二日至“罗孔”，这里主要为“勒陀”官，也有“勒排”家。他们已会种植旱谷、玉米、高粱等农作物，实行刀耕火种，用长刀将长满树木、杂草的土地砍倒放火烧，而后用木棒戳出小孔，将种子点下去，即待收成。

3. “支八慷”西面是“木日”地区。这里的生产条件较“支八慷”稍好，砍一次火地可以连续耕种4—5年，社会情况和“支八慷”一样，惟“跳戛”一次最少8天，多至2月，据他们说，四方都有鬼，8天只祭一方的鬼。

4. 由“支八慷”向东步行五日到浪速地区，名“木如穹”，此地多种包谷，将林地砍倒烧光，用木棒戳土点种。再向东行五日，又到另一浪速地区，地名“阿沙恩沙戛”（意为不吃饭的地方），此地产盐，狗价甚高，每只狗可换盐数十砵。该地亦种包谷，耕作方法有所不同，不砍地，放野火把山烧光后，背包谷种籽去撒，包谷成熟时，两人抬着一根大木棒，将包谷秆压倒，再收摘回家。

5. 自“支八慷”向北步行二日至怒族地区，该区盛产铁和铁制的各种工具。景颇族传说，最早使用的铁器是由怒族输入的。念鬼时也提到这件事，认为发明铁器的人是“怒腊望”，但是否是怒族，不详。

6. 孟支排的老家“瓦烹瓦磨”（意为又大又密的寨子），据莲山正通砵“木郎迷推”谈：该地距莲山十日程，位于打洛江上游东岸，南部接近拖各、片马，西北距“子丕子黑”一日程。山顶终年积雪，气候很冷，山下有一平坝，居住着傣族，以种水稻为生。半山为景颇族各支系所居，山上坡度不陡，每寨约百余户，村庄密布。生产以农业为主，经营旱地、水田，种植作物有水稻、旱谷、高粱、包谷、红米等。旱地的耕作方

法和莲山乌帕寨相似，但该地区的耕种面积较大，产量也高，每箩种旱谷地可产 30—40 箩，因此在收割技术上比乌帕寨稍高，割后即堆，然后才打。水田埂子很高，铲埂时有搭梯子的，每箩种可产谷 40—50 箩。

农具全部使用铁器，种类、规格和内地景颇族使用的相同，他们有自己的铁匠，会打锄头、斧子、刀子，还会制造火枪。

土地私有，但不得买卖，开田出工采取“夏索”形式，没有租佃关系，也没有债利剥削（此说可能有出入）。

黄牛、水牛很多，富裕的人家有 100—200 头，放在山上无人管理。山上的野兽很多，如马鹿、麂子、野牛等，有时可以捉到活的。

婚丧、盖房出工均采取“夏索”形式，房子较长，山官有 20 余格，孤寡户也有 4 格，一般为 10 余格。一栋房子只需 2—3 天即盖成，因为那里的习俗，村内有一户房子未盖成，全村即不能生产，故白天晚上均盖，男女老少都动手。

“串姑娘”很盛行，每家都留有“恩拉达”。祭鬼很盛，祭一般鬼杀牛 3—10 头，“总戈”则杀牛数十头到百头。

这里以石丹排山官为主，茶山、浪速亦有他们自己的官，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石丹排山官的控制。各支山官均吃“恩贯”，叫“官工”。茶山、浪速猎取野兽较多时，必须由本支山官转送石丹官一份，每年并需帮石丹官砍地一天。

山官均蓄奴，一般富裕户也蓄奴，多则 20—30 人，少则 1—3 人不等。奴隶是向外地买或是女奴生子。

没有市场，衣服需到密支那买，有时也有汉族商人到那里去做生意的。

这里的浪速还会煮盐巴，各支系均会做酒。过年时，各户舂粑粑，吃酒肉，还要到山官家送礼。他们说，因为石丹山官家先到这个地方。

如上所述，江心坡、片马一带景颇族基本居住在高寒山区，以种植旱地为主，生产旱谷、包谷，铁质农具较少或没有，种地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已有阶级分化，蓄养大量奴隶。在伊洛瓦底江以东地区，有少数水田，有铁质农具，奴隶蓄养数较少，社会似较西都地区发展。浪速地区则已有煮盐及制铁技术。

（四）关于山官制度的一些传说

从前景颇族山官称“龙独”，即“主人”之意，后来才称山官为“都瓦”。

传说景颇族的山官起自瓦切娃的长子“木日娃贡扎木干”，他的势力很大，又非常贪饕残暴，他咳嗽一声，要百姓送头黄牛；他撸起袖子一下，要百姓送他一头水牛，袖子撸的高矮，就象征所要牛的角的长短和大小。他用“知铎树”做刀壳，该树质脆易坏，故意放在人们常经过的地方，如有谁跨过，要罚鸡、猪乃至牛一头，踏着要罚一件“超子”（布），踏坏要罚大铎一面。他盖房子所用的中柱要两抱粗，去抬时，要百姓出“超子”帮它盖起来，还要出祭品去祭献它。当没有笋子的时候，他非要百姓送笋子给他吃。

他的土地全由百姓耕种，他处事专断，下面所设的：“司郎”、“纳破”全都被

销。由于他这样残暴，百姓恨之入骨。一次，他向百姓要笋子，百姓无法找到，只好约他到出笋子和藏笋子的地方去看（那里的景颇族有在竹林里挖深坑藏笋子的习惯），当他走到藏笋子的坑边，百姓便把他推下坑内活埋了。

“木日娃贡扎儿干”山官死后，又由瓦切娃的第三子勒排勒中（勒排娃呆那腊）之子吾干娃当官，从此排姓才当起山官来。

从上述传说中，可以看出：还在江心坡时期，景颇族山官制度即已形成，而且剥削和压迫已相当厉害。又从过去称山官为“龙独”，结合江心坡一带蓄养大量奴隶，以及由上述传说描绘山官形成初期剥削压迫的手段来看，可能景颇族早期曾经历过家长奴隶制时期，“山官”是由“主人”演变而来的。

关于山官子女命名均冠“扎”字，有这样一个传说：当瓦切娃住在“特拉莱朗”地方的时候，其第三子“勒排娃呆那腊”的脐带用叶子包着挂在“恩拉达”，适逢几个做生意的傣族人路过该地，借住在瓦切娃的“恩拉达”里，把脐带当作肠子煎吃了。瓦切娃知道后很生气，认为以后“勒排娃呆那腊”肚脐会痛而无法治疗。傣族说：“不要紧，我们带有金粉，只要用金粉一擦便不痛了。”于是瓦切娃的长子“木日娃贡扎木干”即拿金粉擦在其弟“勒排娃呆那腊”的肚脐上。从此凡官家的子女起名均冠“扎”字（景颇语称金为“扎”），表示有钱的意思。现在只有山官的女儿命名冠“扎”字，但在念鬼时，仍保存子女名字均冠“扎”字的习惯，男人叫“扎利拉”，女人叫“扎兴妈”。

关于勒排山官吃“宁贯”，有这样一个传说：载瓦支梅河、梅普、梅仗等姓将景颇支勒排家奥拉当请来当官，怕他不愿当跑回景颇支地区去，所以对他特别尊敬，祭鬼杀牛和上山猎获野兽，均送给他一条腿，后来就形成了一项特权负担。但山官吃“宁贯”，各支均有，不独载瓦支，此传说不一定可靠。

过去的规矩，百姓给山官“宁贯”，牛腿重10砵的，山官要以一面铎作为还礼；兽腿上10砵的，山官要送一支枪。意为：你们不要懒，快打猎。但后来不还礼，而“宁贯”则照常缴纳。

勒排姓中也有不能当官的。传说“勒排娃呆那腊”的曾孙“米的都”，“米的都”的孙子“恩打不罗”、“恩打不罗”之孙子“正康颇拉”都不能当官。“正康颇拉”之妻经常不肯在家，往娘家跑，直到生了两个孩子后，还经常跑娘家，因此“正康颇拉”就将其妻抛弃，独自走出家门，到别家上门去了。由于他离家时什么也没有带，没有将官家的泥土带走去另立官庙，没有将“早”和“扎”字封号带走，因而就失去了官种的身份，其后人也就不能当官。如蓬山龙盆寨“公布排”就是他的后代，但不能当官。

（五）关于“贡龙”“贡撒”发生的传说

“贡”是起来之意，“龙”是突出之意，“贡龙”是站起来之意，“贡撒”是“老道理”、“陈腐”之意，“贡劳”是造谣破坏之意。

传说在江心坡罗孔地方，排姓山官阿当堵的儿子阿当生病已久，当时另一排姓山官罗孔当因不慎放火烧了阿当堵的坟山，这时，正值阿当病重致死，其临死时曾喊叫“

贴贴”（凡肉体接触到温度较高的东西，景颇语即呼“阿贴贴”），其父阿当堵就认为其子之死，是烧坟山所致。当罗孔当的妻子带着礼物前来吊丧哭泣时，阿当堵突然骂道：“你哭哪样，我儿子阿当就是被你家烧死的，你再哭我把你砍死在这里。”罗孔当的妻子听、非常生气，便将礼物带回家去。罗孔当的妻子回到家里，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闷闷不乐，独自住在“恩那达”里，阿当堵家很久也不来道歉，后来，阿当堵死了，其妻也积愤而卒。

罗孔当有一独女名罗孔扎丁，要为其父母报仇，认为“山官制度不好”，就领导辖区的百姓反对山官制度。她并从罗孔到阿丹、孟支 砬（载瓦区），以及勒陀地区的肯六、吾拉、崩干过独坝河，到昔马 砬、支丹山、龙盆、蛮棒等地区。她一面宣传，一面发动当地的百姓起来反对当地的山官制度。如昔马 砬的山官早当、腾拉 砬山官早利，就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本辖区的百姓和奴隶杀死的。在莲山附近发生“贡龙”事件的有“申刻”和“木岛”（正通大寨）。

“申刻”战争发生的原因，则是山官骗百姓的钱。山官欺骗百姓说自己要回卡苦地方，要百姓出路费，百姓出了路费给他，他又不走了。一次，百姓在“能尚”烧火，山官来干涉，百姓回答说：“你的地方已经卖掉了，还要来干涉。”山官大为不满，和百姓打起仗来，结果，百姓胜利，取消了山官制度。

上述关于“贡龙”发生原因的传说，和过去调查以“董萨”为领导的传说虽有不同，但并不矛盾，因各地区所引起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这次战争的复杂性。但总的说来，取消山官制度，并主要为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的运动，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三、关于南迁的原因和路线的一些材料

（一）景颇族南迁前德宏境内的民族

在景颇族南迁以前，德宏境内以及相邻的缅甸地区，主要居住着崩龙族。他们信仰佛教，有和尚，种植旱谷地和水田，并善于培植茶林，已会制陶器。今莲山各地，特别是支丹山及缅境昔董一带地方，到处有成林的野茶，并有时发掘出陶罐和陶碗。

景颇族南迁后，由于争取生存的土地，和崩龙族发生了战争，前后打了约 2—3 年之久，崩龙族大部分迁至缅甸北掸邦境内，据说在战争中崩龙族的领袖大多战死。最后仅有一个崩龙官被载瓦支陆咩（米阳切）排家保护下来，以致今日陆咩排的人到勐密、雷弄一带波龙大山采茶时，每当谈起这件事时，还得到崩龙族的感谢。

（二）南迁原因

1. 找好地方

据说江心坡一带气候寒冷，土质不好，庄稼长不好，因而南迁找地方。如支丹山的

陆咩寨。

又如龙盆寨自昔马砭附近迁来，是因为该地“木日”家的祖先“直孔龙脑”和“恩纪恩纳”家的祖先“恩定娃”追逐马鹿至先红，见这一带地方可以开垦，即迁来居住。

又如正通砭自孟支砭迁来，也是为追逐马鹿至此，见此地有山有水，人烟稀少，就试种谷子，结果颗粒饱满，遂迁来居住。

2. 官种想建立新政权

传说“孟支”和“木郎”家原住“瓦烹瓦磨”地方，后因该地气候寒冷，人烟稠密，并且官种想到其它地方“铲草立寨”，建立自己的政权，遂邀约一批亲友到新地方去建寨，因此南迁。

3. 因亲友关系南迁

如龙盆“勒陀如”家因和“龙盆”山官“勒排”家是“木育打玛”（丈人种、姑爷种），故和“勒排”家一齐自昔马砭迁来曼棒，以后又迁至龙盆。

4. 因战争南迁

传说孟支山官自“瓦烹瓦磨”迁至“娃崩”当官的时候，娶了两个妻子，大妻是“石咩”排家，次妻是当权山官勒陀家，二妻不和。一次，孟支叫“戛索格洛”（官工）打谷子，百姓来得很多，次妻做了一大缸水酒款待。大妻趁次妻不在时，将次妻的统裙盖在酒缸上，又去山官处诉次妻不尊敬客人之罪，山官即用长刀打了次妻，次妻跑回娘家，但身已有孕。及分娩时，托人带信给孟支山官，告其分娩之事，叫他把孩子接回去。孟支山官说：孩子是你父亲的。勒陀山官气愤已极，即率领本辖区群众向孟支区进攻，将其村庄全烧光。孟支区山官、百姓无力抵抗，只好向南迁至孟支砭重建家园。

上述四种原因，除因战争迁徙外，其他三种均与人口增长有很大关系。

5. 南迁路线

莲山正通砭孟支排的迁徙路线为：

瓦烹瓦磨 娃崩 孟支砭 正通砭

莲山支丹山陆咩排的迁徙路线为：

直丕 → 瓦彭 毛砭翁 昔董 支丹山陆咩寨

据莲山龙崩寨的调查，该寨各姓迁徙路线大体相同，其迁徙路线为：

孔在 勒排 木日 公布)
弄东弄扎 罗孔姆 > (二地均在昔马砭附近)
干甲 (恩纪恩纳家)

(先红) 曼棒 龙盆

据龙崩山官之兄排早辣谈，他们自昔马砭迁来曼棒当官三代，至龙盆当官七代，连其孙现已有十一代，其世系为：

1. 勒排申日糯 (迁至曼棒) → 2. 弄各 (铺) 弄 3. 早干 4. 早干 (迁来龙盆当官) → 5. 申瓦腊软 6. 辣软 → 7. 早干 8. 早八 9. 辣软 (排早辣本人)
10 早东 11. 早翁

据以上世系，则该寨迁来已在 250 年以上 (包括曼棒时代)。

支丹山陆咩排自昔董迁来亦已有八代，其世系为：

1. 泡莫 2. 为扎干 3. 泡莫利 4. 泡莫相 → 5. 彭干山 6. 陆咩相 → 7. 早门
→ 8. 早拉 (当代山官, 今已 50 余岁)

迁来亦有 200 年左右。

上述迁徙路线, 均属勒排当官的村寨, 其迁徙路线大体可归纳为:

江心坡 密支那附近 → 蓬山

附 1 龙盆山官世系表

1. 盆代中 (勒排娃呆那昔第十一代孙) 2. 罗孔当 (一说是盆代中第六子罗孔用的后裔至龙盆当官) → 3. 腊干 4. 腊干 5. 腊干 (迁来龙盆当官, 与上述世系比较, 此世系疑有脱) → 7. 麻腊 → 8. 腊干 → 9. 早八 → 10. 腊弄
7. 麻腊 → 8. 麻弄 → 9. 麻弄 → 10. 麻腊 11. 麻干
7. 腊当 8. 山都 9. 早湘 10. 早八 11. 散都

附 2 “木日”家的世系及分布情况

传说“木日娃贡扎木干”有六个儿子, 其各支系分布地点大致如下:

1. 真吨戛: 分为硇厦日、阿央日, 住蓬山支丹山一带。
2. 云龙弄光: 分为抛咩 (米阳切) 日、卡朗日、石刀日、坡多日, 从老家向南迁移。
3. 而吭腊: 分为孟支孟腊、木直娃枯 (改姓沙), 向南迁徙分居各地。
4. 恩顶堵广: 分为恩顶给三日、木郎日、恩顶郎日、住卡苦恩孔地方。
5. 阿容当: 称阿容日, 住印度境内外。
6. 翁用: 称翁日, 住卡枯地方。

附 3 载瓦支排家分支及分布地区简况

1. 陆咩排: 辖缅甸境昔董、昔戛一带和北掸邦的省利勐、勐密一带的载瓦村寨; 境内辖蓬山支丹山陆咩寨、盏西坝竹寨及陇川西山一部分村寨。
 2. 陆定排: 辖境内盏西的部分载瓦村寨。
 3. 龙准排: 辖境内陇川县、潞西县、瑞丽县的大部分载瓦村寨, 境外则很少。
 4. 陆促排: 辖境内潞西县遮放东山和盈江县邦瓦等一些村寨, 境外未闻有陆促当官的寨子。
 5. 崩瓦排: 辖境内潞西县西山和陇川县东山部分载瓦村寨。
 6. 峨穹排: 辖境外昔董以上的峨穹寨一带和境内的陇川、蓬山峨穹等寨。
- 其他支所辖寨情况不详。

盍西景颇族历史调查

邱霞飞 陈 淳 王叔武 调查

王叔武 整理

这次调查的地区，主要是盍西普关乡的大寨、崩董二寨及合作乡的扒欠、弄颇二寨，并访问了一些其它的村寨（如平厂的茶山）。

一、关于原始社会的传说

据说景颇族源于“木砒省那崩”。“木砒崩”是女山（木砒是女性的名字），较低；“省那崩”是男山（省那是男性的名字），较高。这两座山在一起，不仅是景颇族的发源地，也是各民族的发源地。至于这两座山的所在地，有的认为在“江头”以北，有的认为就是二郎山（如李札弄），大概总是在青藏高原，在澜沧江、怒江的源头，这从下面所说的迁徙路线中可以得到说明。

景颇族自“木砒省那崩”南下，经怒江、澜沧江源头来到“卡苦戛”（江心坡及小江流域一带）。在卡苦戛的初期及以前，景颇族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在这一时期的传说中提到了三个主要人物的名字，即彭甘奇伦、宁贯木干（宁贯娃）和崩用景颇。

传说在彭甘奇伦（其妻名威纯木占）以前还没有人类。那时，天还会不会亮（没有白昼），雾露弥漫着大地。以后，太阳出现了，有了日出（景颇语称为“宁褪褪爱辣”，是男性的名字），日落（景颇语称为“宁醒醒木占”，是女性的名字）。后来，月亮也出现了。人们记着月亮的圆缺，初一生，三十日死，这样数着，成为一月，产生了太阴历。

那时，人们没有衣服穿，以树叶为衣，不会种庄稼，以石头、木棍打野兽吃。没有火，打来的野兽就生吃。后来，有两个人，名字都叫辣都（老四），发明了以竹片磨擦取火。其法，用竹块一个，挖一个小槽，槽中有小孔，孔上置火草，然后放在另一块竹片上，竹片宽度与槽相当，来回磨擦，槽中小孔上的火草即燃。自从发明用火后，人们才开始熟食。

到了宁贯娃的时候，景颇族已迁至小江流域稍靠北的地方，地名是“阿桑龙布戛”。“桑龙布”是石岩洞的意思。那时，人们居住在石岩洞里，使用各种石制工具，如石

刀、石锅、石三角架等。并用络络草秆（一种很硬的草秆）做镖，射杀野兽（按：弓、箭可能于此时发明）。

从打猎中，人们开始试着把小兽饲养起来。把野牛饲养起来，就成为今天的牛。据说在卡苦以北的时候，主要是饲养牦牛（南迁以后不养了）。猪是由野猪饲养而来的。羊是由野羊饲养而来的。据说养羊的部落以后迁徙到东方去了（李札弄认为就是今天的彝族）。鸡的饲养则是后来的事。

原始手工业在此时可能产生。传说在以树叶为衣后，人们开始用野麻织布为衣。

宁贯娃是个独生子，只有一个妹妹，名“宁仲飘容·宁共不日”，传说她会织羊毛，以后向西方迁去（可能是藏族。传说在木砦省那崩时，山那边是藏族，山这边是景颇族）。

这时，在婚姻制度上可能起了根本的变化。传说宁贯娃的妻子名叫“布仁札仁”，“布仁”是龙的意思。她是一个龙王的女儿，住在海岛，白天出来，晚上又回到海岛去。宁贯娃没有办法，就敲锣敲鼓，举行了结婚仪式（如跨草蓬），才把龙女娶回来。现行景颇族的结婚仪式就是从这时传下来的。这个传说反映了女子嫁给男子，母系向父系过渡的起点，布仁札仁可能是一个龙图腾氏族的女子。因而，在宁贯娃的时候，可能已开始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关于由母系转为父系，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远古的时候，男人嫁给女人。后来，因为男人出嫁，带了刀忘了茅，带了这样忘记那样，很麻烦。有一个聪明的妹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就把姐姐的东西背到姐夫家，以后，女人就嫁给男人了。”

种旱谷开始在“崩用景颇”时代。关于谷种来源有二种传说：一说在古代，江头地方是一片海子，隔着海子在太阳出的地方（即东方）有谷子，狗从那边来，尾巴上带着谷子，以后落在地上长成，人们才开始会种谷子，所以每年吃新谷时要先给狗吃。根据这一说法，谷种是外来的。另一种说法，远古时，景颇族不会种谷子，依赖采集莽苳、第瓜、金盏等草作食物。那时，江头海子地方有谷子，其人名“恩干松蓬”。一天恩干松蓬和妻子思莲郎么到江边打鱼，恰好，景颇族的祖先恩弄松洞及其妻思莲涂么也在这时到江边打鱼。吃午饭时，松蓬及其妻吃谷子，松洞及其妻吃草。相互交谈后，恩干松蓬和恩弄松洞是弟兄，思莲郎么和思莲涂么是姊妹。于是，松蓬夫妻便将谷种分给松洞夫妇，松洞才开始有了谷子。根据这一说法，谷种起于景颇族内部兄弟部落，并且反映了由采集到初期农业的过程。

根据以上二种传说，在崩用景颇时代，景颇族可能已有着初期农业，并在江头地区开始种稻谷。

崩用景颇是景颇族的直系祖先。据说在崩用景颇以前，各民族还未分支；崩用景颇的时候，就分出汉族、傣族等，而崩用景颇则是景颇族（包括景颇、载瓦、喇期、浪峨）的直系祖先。以后，才分出景颇、载瓦、喇期、浪峨等。这个传说，可能反映如下的事实：在崩用景颇的时候，景颇族已确立父系血统，因而，把他认为是自己的直系祖先；而在此以前，不能确认自己的直系血统，因而说成是各民族共同的时代。虽然，汉、傣、景颇等族都属于汉藏语系，有着共同的源流，但绝非至崩用景颇时在“卡苦”地方才分家的。

崩用景颇的儿子名叫江拱竹（其妻苏默都），再传为默山用埋（其妻阿札丁先乌木占）。在默山用埋的时代，就开始献鬼了，巫师可能已出现。默山用埋的弟弟默山更代迁到东方去（按：与前述养羊部落东迁可能有关），据说成为今天的彝族（李札弄说）。默山用埋的儿子名叫阿札弄雄（其妻默东拉窘），再传为瓦切娃。瓦切娃是景颇支的祖先，有的说也是载瓦支的祖先，有的说瓦切娃就是茶山谱系中的峨罗章（峨章）。但雷大鸣坚决否认这一说法，认为瓦切娃是载瓦的祖先，峨章是茶山的祖先，是两个人。

关于茶山的世系，根据平厂、崩董两寨调查，其世系为：

(1) 毛磨龙 — (2) 磨龙拱 — (3) 拱龙喀 — (4) 喀罗昌 —
 (5) 昌作跌 — (6) 跌木由 — (7) 木油飘 — (8) 飘必央 — (9)
 央蒙立 (平厂作央勒等) — (10) 立等其 (平厂作等冲其) — (11) 其干
 约 (平厂作冲其约) — (12) 约奥丁 — (13) 丁罗峨 — (14) 峨罗章 — (15)
 章罗蓬 — (16) 蓬木角 (平厂作蓬乐鲁) — (17) (兄) 角老鲁 (荣姓,
 (弟) 角老张 (尚姓,
 平厂作乐荣) — (18) (兄) 张猛 (是浪速) — (19) 包和 — (20) 和约 (平
 平厂作乐尚) — (18) (弟) 张包 (是茶山)
 厂认为其兄名和己, 为殷姓) — (21) 约鲁 — (22) 鲁昌 (平厂)
 (崩董)
 (23) 昌绍 — (24) 绍英 — (25) 英等 — (26) 等崩 — (27) 崩约 —
 昌满 — 昌满约 — 约鲁 — 鲁丁 — 丁崩
 (28) 约英 — (29) 英江 — (30) 江约 — (31) 约昌 — (32) 昌约 — (33)
 崩昌 — 昌英 — 英绍 — 绍丁 — 丁崩
 约科 — (34) 科英 — (35) 英等
 崩英 — 英约 — (一)
 (平厂作拱阿昌、包阿昌兄弟二人, 少一代)

茶山认为：毛磨龙是开始变成人的时代。峨罗章就是载瓦所称的瓦切娃，他有 30 个妻子，儿子很多，以后就分出景颇、载瓦、喇期、浪峨及各姓来；但载瓦不承认。据上述谱系，茶山和浪速分支是在第十八代的时候，即峨罗章后四代。传说峨罗章是掌印的官，到北京去开会，皇帝封他管事。一般认为茶山传说的峨罗章可能即明代茶山长官司长官早章。如果这个推测有一定正确性的话，那么早章是永乐年间人，后四代约一百年，则茶山、浪速分支乃是明嘉靖年间的事。

关于各支系的分化、融合关系，普关、弄颇的载瓦认为：他们原都不是载瓦，最早的载瓦有梅何、梅普、梅张、浪争、角鹿、折商、折苗七姓。普关的载瓦认为自己最早讲浪速话，迁到瓦烹砮后（在小江流域，梅何家的地方）与梅何家杂居，讲梅何的话，就开始变为载瓦了。弄颇的载瓦认为他们的祖先瓦切娃说景颇语，到了纳涅（距今十二代），在子丕地方娶了浪速的女儿浪丁，开始讲浪速话，到了早当（距今八代）迁至盍西时，开始讲载瓦语，成为载瓦了。他们也有认为讲载瓦语是因与梅何家杂处的缘故，那么，他们讲载瓦语，就不应当是到了最近八代迁到盍西后才发生的事了。

如上所说，景颇、载瓦、茶山、浪速都认为自己有着共同的祖先，以后分化为四支（虽然他们的传说不尽相同）。但在历史发展中，他们确有互相融合，逐渐形成统一体的趋势，这从景颇变浪速，浪速变载瓦等事例中可以得到说明。

关于载瓦迁至江心坡的路线已如上述，是自青藏高原经怒江、澜沧江源头折向西南到达小江流域和江心坡的。茶山迁至拖角、片马的路线，据崩董董萨尚腊崩谈，拖角上面还有登埂。结合宝石岭干茶山支调查，登埂以上还有六库、漕涧（漕涧在今云龙）。那么，茶山自怒江，澜沧江之源南下，至云龙境后，始折而向西，然后至拖角、片马一带。如果峨罗章是早章的话，明永乐时，片马、拖角就住有很多茶山人，则茶山迁至拖角、片马，当为明以前的事。

二、关于进入阶级社会的传说

到了瓦切娃时代，就开始有奴隶了（李札弄说）。弄颇雷大鸣说“准”（奴隶）的起源，是因为江心坡乱了，抢来的人，卖了当“准”，大概在早当的时候，到现在有八代。早当是雷家迁到盖西的第一任山官，那时就有准。也就是说，当载瓦迁来盖西时，景颇族内部已有奴隶。实际奴隶产生的时间，恐早于八代以前。

传说瓦切娃有30个妻子，根据前后传说看来，可能不是群婚的反映，（已在父系确立以后，已有奴隶，有了阶级产生，山官制度已确立）而应当看作是“多妻制”，多妻是奴隶制统治阶级的婚姻形式。

瓦切娃的妻子名默贡路格榜木占，有八个儿子（一说七个）：

- （1）良姆干木仁日娃贡札木干（李、雷等姓，主要在玉石厂一带）；
- （2）良姆弄勒通娃崩弄（徐、板等姓）；
- （3）良姆辣勒排娃腊仲（排）；
- （4）良姆都恩孔姐都孔（岳）；
- （5）良姆当木然娃当然（尚、李、杨）；
- （6）良姆容永孔姆永典（岳，其中有的变为汉、傣、载瓦等族）；
- （7）良姆卡卡苏卡沙（功董、泡多、泡石等姓，以后做了百姓）；
- （8）良姆井木然井滩（木然井，在江头，所管的地方少）

上述八个儿子，除第七子卡苏卡沙后来当了百姓外，其他七个都是现在景颇族山官中的大姓。这就反映了：在瓦切娃以后，景颇族的山官制度，至少是世袭的氏族贵族已经产生。这与奴隶的出现，也是相当的。

后来，勒排娃的后代勒排家强盛起来。他们说：“勒排家在景颇族中，就象傣族土司一样，到处统治。”勒排当官到现在已有十七代。

勒排当官是从瓦烹砮这个地方开始的。瓦烹是一个大寨子（又名瓦烹瓦幕，瓦幕是大寨子的意思），有二三百户人。据说这个地方在岗房附近。原来是载瓦梅何家当官，因为何家人多，个个都想当官。这时，勒排砮忍腊的儿子奥拉当向何家买了官，并对景颇族人民实行统治，订立了许多特权制度。百姓杀一条牛，要向山官缴一条牛腿；四次杀牛不缴，就要来牵一条活牛。杀猪也要缴一条猪腿。嫁女儿要送给山官一条牛，等等。

由于勒排人多势大，后来分支为陆緬辣干（老大）、亭祖辣弄（老二，盞西崩董乡）、高日辣辣（老三，大山）、龙淮辣都（老四，陇川邦瓦）、峨穹辣当（老五，陇川弄陇乡）。以后又分为陆定、陆促、支丹、孟支、滚孙……等。他们统治许多地方，都是“贡萨”制度。

茶山的官种是荣家（格鲁）、尚家（格尚），而以荣家为正。他们都是峨罗章的后代。在峨罗章以前，茶山的官种是东家（勒东）。自峨罗章时，皇帝赐给大印后，东家就成为百姓。峨罗章之妻名切罗贺，尚家，荣家的祖先是她的曾孙。茶山的官种除荣、尚二姓外，还有左（帕力）、龙二姓，据说是因为他们势力强大而当官，左家在清末时并曾任大龙潭卡官。

浪速的官种是吴家（张泡）。关于吴家当官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浪速找官，将驹子（公马）、骡马（母马）和酒藏在路旁，哪个聪明人过路猜着藏的东西，他就当官。这时，张泡的祖先经过此地，问到他，他应答如流地说：“江头是竹子根，江尾是竹子头。路上边是驹子，路下边是骡马。白酒是玉米做的，包谷也要吃。”大家认为他答得最好，就让他当官。这个故事反映浪速当官的条件，是能说会道，较载瓦、茶山官种的产生更为原始。

这次调查的普关和弄颇载瓦的南迁原因，都是因为排家的统治。兹分述如下：

1. 景颇和扒欠雷家（春雷，系木日娃的后代）南迁的情况

据弄颇山官兼大斋瓦雷大鸣谈：雷家的祖先原是贵州的汉族军官（可能受到汉族的影响），后来地方乱了，就自贵州绕到江头（迁到昔董，经勐戛，迁到盞西的户顶坝，再迁至弄颇。其世系及迁徙情况大致为：

纳涅（居子丕，娶浪速姑娘浪了）——辣弄（迁至昔董，娶景颇勒通姑娘）——辣达——泡汉——早当（迁至扒欠户顶坝）——早丁——早容（迁至弄颇，才种水田）——早都——早容——早弄（雷大鸣）——早日——早瓮
据弄颇群众雷辣辣谈，迁来盞西的世系为：

辣当——辣干——辣干——辣弄——辣弄——辣干——辣干——辣辣
雷辣辣今年已六十余岁，其祖先迁来盞西已有200年以上，与上述世系相当。

当雷家在昔董的时候，人数少且又分散居住在许多寨子，势力不如排家。雷家老二被人打死，雷家要讲人命，但排家仗势不肯讲。雷家认为那里已住不成，要迁移他处。弄屋难和弄屋丁二人出来找地方，经弄迁到苏典，转到盈江邦瓦的曼脸坝，又迁至爱国乡的陆緬，再迁至户顶坝，最后迁来弄颇。（雷大鸣认为自勐戛（苏典）直接迁来户顶坝，没有经过盈江等地。在户顶坝因为患虐疾的人多，才迁到弄颇）。

和雷家同时迁来而成为雷家百姓的，有夺石家（石）、普关家（李）、景项家（黄）等。

2. 普关、崩董李家（普关、木然娃的后代）迁徙的情况

据李家山山官尹慕腊（李腊利）谈，其世系及迁徙情况为：

早弄——昆相（在子丕）——早容（在陆緬）——早弄（迁至昔董普关）——早弄——早干（迁至大陆緬）——早干（迁至普关）——陆初山——早利——尹慕腊——慕利